

散文

一次灵魂的淬炼

张华

汽车缓缓驶离大别山干部学院,窗外的青山在晨雾中渐渐模糊。短短五日,如经受了一场灵魂的淬炼,那些晨跑时踏过的石阶、课堂上震撼心灵的讲述、晚饭后散步时的思想交流,此刻都化作万千思绪,在归途的车厢里翻涌不息。

记得报到那日,陈璞老师站在学院门口迎接我们,阳光透过香樟树叶在她肩头跳跃。她笑着说:“我是周口人,欢迎老乡来大别山干部培训学院学习,这五天我将陪同各位学员把大别山的精神装进心里带走。”当时不解其意,如今回想,这山这人这情,确已深深烙在心上。

开班仪式结束后,第一课便是李向阳教授讲的《大别山精神的内涵及其时代价值》。教授的声音洪亮,字字千钧:“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鲜血,每一块石头都见证了信仰。可以说大别山是英雄的山,

村村有烈士,处处埋忠骨。”课后,我们来到烈士陵园,拾级而上,数着台阶两侧的英名墙,有24岁的团政委、19岁的卫生员……一行的同事张培涛突然蹲下,用手帕轻轻擦拭一个被尘土模糊了的名字。这个平时活泼的年轻人红着眼眶说:“他和我弟弟同岁。”陈璞老师拍拍他的肩,什么也没说,却胜过千言万语。

每日清晨,我都爱独自沿潢河堤岸慢跑。薄雾中的河水泛着银光,岸边野花沾着露珠。跑至石桥处,常能遇见早起劳作的村民,他们淳朴的笑容比朝阳更暖。我驻足与他们交谈。一位80多岁的老人指着对岸说:“当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就是从这里渡河的。”简单一句话,让眼前的风景顿时有了历史的重量。晨跑结束,朝阳正穿透云海,将翠绿青山染成血色。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血色浪漫”这个词的

含义。许世友将军故居的青砖小院令人肃然起敬。看着将军简朴的卧室、安排家人如何办理后事的遗书,陈璞老师轻声讲述:“将军临终前还穿着打补丁的衬衣。”在鄂豫皖苏区首府纪念馆,一份泛黄的《土地法大纲》手稿让我们驻足良久。学员苗小菊突然说:“这字迹真工整,像刻上去的。”“是用心刻在历史上的。”陈老师接着道。

连康山的生态体验别开生面。我们在森林里辨认林木,在山下处呵护护林员讲生态保护的故事。老护林员摊开长满老茧的手掌,说这双手栽过三万棵树。陈老师弯腰捡起一片落叶,对我们说:“看见叶脉了吗?就像共产党人的初心,历久弥新。”

最难忘的,是那天吃过晚饭,陈老师和孙委员领着几位同事散步

边畅谈,从革命年代说到新时代,从脱贫攻坚聊到乡村振兴,从红色基因谈到时代使命。陈璞老师最后说:“希望大家记住,大别山的石头会说话,潢河的水会唱歌,它们都在见证我们的选择。”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把文章写在祖国大地上”。

五天的培训结束,临行前,全班同学合影留念后,百岁红军刘金榜的儿子刘传德,通过讲述父亲的亲身经历,给我们又上了一课,他说:“希望你们像大别山的石头一样,经得起风雨,守得住本色。”

汽车不知不觉中过了淮河大桥,周口大平原的轮廓隐约可见。五天的淬炼,不仅是在笔记本上记下的理论要点,更是灵魂深处对信仰、奉献、初心的思考,这些收获将如大别山的晨雾一般,长久地萦绕在我的生命里。

第14枚炮弹:日寇侵华的又一铁证



炮弹



讲解资料

1938年6月1日上午,侵华日军第4骑兵旅团藤田部队从安徽亳州方向进犯鹿邑县城。当年鹿邑县城全是低矮的平房,在县城东部耸起的一座高台——老君台,被日军认为是一处军事据点,日军想拔掉这个“据点”,于是用迫击炮向老君台一连发射了13颗炮弹,大有要把它炸平之势。但日军只听见炮弹的出膛声,却没听到炮弹的爆炸声。这就是为人熟知的日军炮轰老君台、13颗炮弹一发未炸事件。

然而,在文化底蕴深厚的老子故里,神奇的故事仍在发生。2023年,因整治人居环境,谷阳街道张辛社区五里庙自然村,这个宁静的小村庄里,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波澜。村民在清理坑塘时,意外发现了一枚六零迫击炮弹。这也是在鹿邑发现的第14枚未引爆的六零迫击炮弹。

谷阳街道张辛社区五里庙自然村,因位于城南5华里,且村内有座庙宇,所以取名五里庙。2023年9月,按照整治人居环境工作安排,谷阳办事处组织村民对五里庙村的坑塘进行整治。当村民在坑塘底部向下挖掘时,“铛”的一声,铁锹碰到一个铁疙瘩,当时以为是一根钢筋棍或者类似铁水壶的东西,可是将铁疙瘩周围泥土挖去,竟发现是一枚锈迹斑斑的炮弹。发现

炮弹后,清理工作随即暂停,办事处将这一情况向县委、县政府汇报。经专业人士到场查看,这枚炮弹是六零迫击炮弹,是日式武器,具有较大杀伤力。当时,这枚炮弹静静地躺在坑塘底部,表面布满了岁月的痕迹,仿佛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村民议论纷纷,感到既惊奇又后怕。这枚炮弹的存在,让这个小村庄的历史底蕴更加浓厚,也让人不禁思考,这里曾经经历过怎样的风雨。

据村中老者回忆,这枚炮弹应该是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第4骑兵旅团藤田部队在侵略鹿邑时留下的。当时,日军在老君台发射13枚炮弹,全部哑火,以为炮弹有问题,又对城区其他地方进行轰炸,炸弹却频频引爆。当得知先期轰炸的是老君台时,信奉神灵的日本人决定向南迂回。途经城南五里庙时,日军发现一座庙宇。一名日军不信邪,拿出迫击炮朝着五里庙击发一枚炮弹,等待数分钟,炮弹未能炸响,日军无不对眼前的一切感到震惊,仓皇逃窜。

如今,这第14枚炮弹已被陈列在谷阳办事处党史馆,警示人们勿忘历史、珍爱和平。

(本文由鹿邑县档案馆、鹿邑县谷阳办事处党史馆提供)



墨香里的岁月静好

杨亚爽

时间如水,自《周口日报》1990年创刊,已将近35年。这些年间,《周口日报》记录了周口每一次前进的步伐,记录了周口每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周口日报》记载了周口人民蒸蒸日上生活,也承载着周口人对家园的深切眷恋。

我第一次接触《周口日报》是2000年,创刊10周年时。那时,电脑还未普及,在农村小学里,了解外界的唯一途径是阅读报纸杂志。

穿绿色服装的邮递员到学校分发报纸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那个绿色身影穿过铁门,停在了办公室的台阶前,放下一沓报纸,便匆匆离去,赶往下一站。

在《河南日报》《大河报》等多份报纸中,《周口日报》总是被卷在最外面,因而这四个字在我脑海中记忆最为深刻。

这一沓报纸,在每个老师的手里都走一遍,大家各自阅读感兴趣的文章。校长一拿到报纸,总会先浏览第一版,了解本市的大方向、大动作,其余的文章,只看看标题。其他老师,暂时放下批阅的作业,坐在藤椅里,透过厚重的镜片,阅读着文章。阅读,对他们而言,是小憩,是放松。而我,则喜欢听老师读报纸副刊版面上的文章。

35年间,周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周口日报》也日趋成熟,版面增

加了,栏目丰富了,内容多彩了。

《周口日报》伴着我成长。我作为一名读者,成长为副刊的一名作者,这一过程,《周口日报》给予我的影响是巨大的。上初中时,每天趁大课间到学校阅览室读《周口日报》成了我学习的一部分,我在《周口日报》副刊上读到许多文章,非常喜欢这个版面。我曾试着投稿,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结果也在我意料之中,稿件如石沉大海。正值青春年少,年轻人的无知无畏让我一次次写作、投稿,同时,也让我认清自己的写作水平,逼迫着自己多读多写。

努力总是有收获的。第一次在《周口日报》上看到自己的作品和名字时,我一阵狂喜,恨不得把这个消息告诉全世界。

《周口日报》创刊已近35年,我也走过了青春岁月,由文学爱好者,成长为一名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数十万字、出版7部作品的作者。

随着电子阅读的盛行,《周口日报》顺应潮流,把电子版发布在网络上,便于人们阅读浏览。但作为《周口日报》的老读者,我还是喜欢纸质版,因为纸页上有股墨香,有份暖意。

桌上,一杯清茶飘出袅袅热气,我坐于桌前,摊开一份《周口日报》,品读着副刊上的作品,感受到生活的踏实、安稳。



诗歌

七月组诗

余慧

在七月的叶脉里读史

老槐树把影子投进井台时  
青苔正在拓印某枚党徽的光影  
桶绳绞动的吱呀声里  
沉底的月光突然上浮——  
是1921年那朵浪花  
在井壁上洇开,长成  
永不凋零的青铜密码

街边卖蒲扇的老人  
每摇一次,就有光斑从扇骨间  
漏下  
像星火燎原时  
某粒火种不慎跌进岁月褶皱  
而今在折扇的骨隙里  
蜷成可以触摸的温度  
当他用布满老茧的手指  
划透扇面烫金的“为人民服务”  
蝉鸣突然停顿半秒  
仿佛在呼应某个遥远的宣誓

纪念馆的玻璃柜里  
褪色的战旗仍在生长  
那些被血浸染的经纬  
正以年轮的方式延展  
展签上的日期微微发烫  
像刚从夏日枝头摘下的果实  
而参观者指尖悬停的弧度  
正临摹着镰刀与锤头的交角  
在时空的投影里  
锻打新的锋刃

暮色漫过防汛墙时  
穿红马甲的年轻人正在巡堤  
他们袖口的徽章与晚霞共振  
每一步都踩在历史的鼓点上  
当探照灯劈开雨幕  
光柱里浮动的不是水雾  
是无数萤火汇聚的星河  
在七月的叶脉里  
正流淌成新的史诗  
那些被汗水浸润的誓词  
正顺着草茎攀爬

长成比暴雨更挺拔的脊梁

七月的刻度

钟摆把蝉鸣切成等分的银箔  
老墙缝里渗出的光斑  
正文丈量砖缝蔓延的年轮——  
某道裂缝突然发亮,像  
1921年那枚邮戳,在时光背面  
烙下永不褪色的印记

所有向日葵都转向同一个方向

花盆里凝结的不是露水  
是南湖船桨荡起的年轮  
在齿轮与麦穗的图腾里  
长成青铜色的刻度

当暴雨冲刷过纪念碑的浮雕  
每道沟壑都在回响  
那些被信仰淬炼的名字  
正从青苔下探出头

把七月的晨露,酿成  
照进现实的星星

晾衣绳上的红领巾晃了晃  
像谁抖开一面缩小的红旗  
风穿过楼群时打着呼哨  
把升旗仪式的余韵  
揉进广场舞的鼓点  
而巷口修鞋匠的工具箱里  
躺着一枚磨亮的旧徽章  
在钉掌与铁钉碰撞的火星里  
反复锻打岁月的硬度

此刻云絮正在重写天空的手稿  
鸽群掠过的轨迹  
是新裁的缎带,正为  
所有拔节的事物系上勋章  
当最后一缕夕照爬上窗台  
书桌上摊开的誓词  
正被晚风逐字擦亮  
像禾苗承接星光的姿势  
在光阴里,站成永恒的刻度



本版统筹审读:董雪丹  
投稿邮箱:zkdbdaoyuan@126.com



亭亭净植

李军摄

随笔

二十五圈年轮里的红色坚守

刘建峰

7月的风掠过街头的香樟树,带来盛夏特有的炽热气息。我轻轻摩挲着褪色的军装袖口,那里还留着当年紧急集合时蹭破的痕迹。书柜顶层的红色玻璃盒里,党徽与军功章静静相依,在晨光中折射出温暖的光芒。今年是我入党的第25个年头,那些沉淀在岁月里的记忆,如同老照片般在眼前一一浮现。

1998年夏天,我在部队的学习室里郑重地举起右手。那时,我刚满20岁,迷彩服被汗水浸透,却依然站得笔直。指导员说:“从今天起,你不仅是一名军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这句话像一颗种子,深深埋进我的心里。训练场上,我站第一个扛起最重的装备;深夜站岗,我把最容易犯困的时段留给自己。战友问我为什么这么拼,我摸着胸口的党徽说:“这是信仰的力

量。”  
在部队的日子里,党徽是我前行的灯塔。记得那年驻地发生洪灾,我们连队连夜奔赴抗洪一线。浑洪的洪水裹挟着杂物咆哮而下,随时可能冲垮堤坝。作为党员突击队的成员,我和战友们手挽手跳进齐腰深的水里,用身体组成人墙。连续奋战三天三夜,肩膀被沙袋磨得血肉模糊,嗓子哑得说不出话,看着党旗在堤坝上猎猎飘扬,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守住!守住!那一刻,我真正理解了“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这句话的意义。

退伍那天,我把军装叠得整整齐齐,把党徽别在便服内侧最贴近心脏的位置。离开军营,身份变了,但共产党员的责任没有改变。

如今,我是小区红色物业党支部书记,这份新的使命让我深感责

任重大。每天清晨,我都会提前半小时来到办公室,然后巡查小区的每个角落,检查电梯运行是否正常,查看绿化养护是否到位……

记得去年冬天,寒潮突袭,小区水管接连爆裂。凌晨两点,我接到居民电话后,立即组织党员突击队赶到现场。寒风中,我们顶着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低温,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地排查故障。当我们浑身湿透,双手冻得失去知觉时,居民王大爷端来热腾腾的姜汤,哽咽着说:“你们比亲人还亲啊!”那一刻,我更加坚定了做好红色物业工作的决心。

作为党支部书记,我深知红色物业工作不光是管理,更是服务,要把党的关怀送到每一位居民心中。我们成立了“老兵调解室”,用部队里培养出的雷厉风行和耐心细致,化解了一桩桩邻里纠纷;组建了“党

员志愿服务队”,定期为孤寡老人打扫卫生、代购生活用品;设立了“红色议事厅”,让居民参与小区治理,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这些年,我见证了党的事业蒸蒸日上,也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着自己的初心。社区里的年轻人常来听我讲部队里的故事,我会把军功章和党徽拿出来。“这不仅荣誉,我对他们说,更是沉甸甸的责任。”看着他们眼中闪烁的光芒,我知道,信仰的火炬正在代代相传。

今年“七一”前夕,我们红色物业党支部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站在鲜红的党旗前,同志们身姿挺拔、声音洪亮。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誓言再次响起,我仿佛回到了25年前的那个夏天,回到了热血沸腾的军营。岁月染白了双鬓,却从未改变心中的赤诚。